

1932年

第

卷

第

4

期

贈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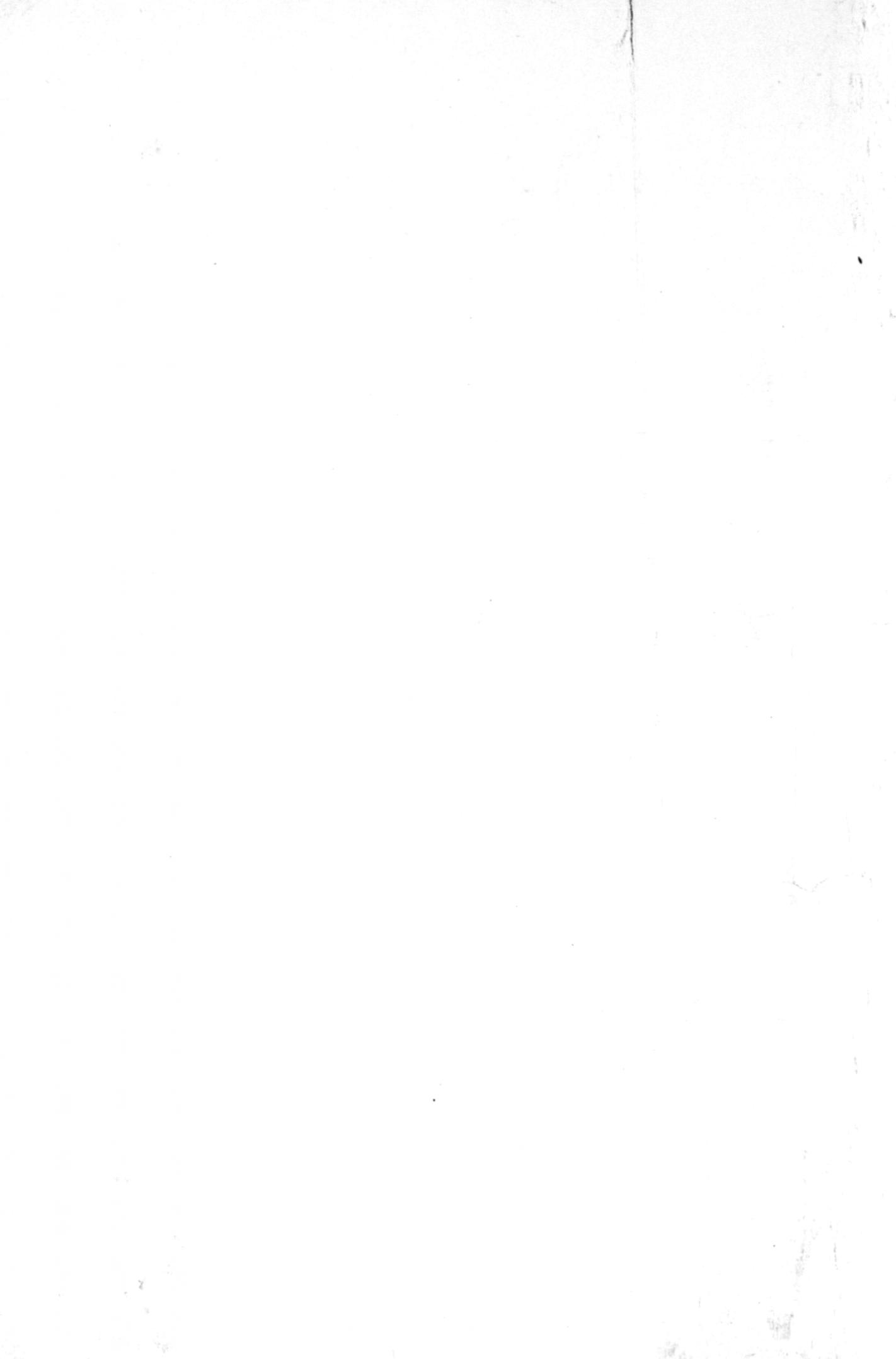
614

孔德文藝



第四期





目 錄

- 社會的結合性 1-31
 Guyau著 民生譯
- 雨的傍晚 32-33
 伊 甸
- 鳩語 34
 天河生
- 無題 35
 秋 心
- 學期末 36-43
 默
- 標語醫生 44-49
 沙爾樂
- 孩子 50-60
 田 心

紀念一九三二年諸位畢業同學。

社會的結合性

(最複雜的美的感情之原理)

感情之傳達及其社會性的特質

神經的顫動的傳達，及互相關係的精神的狀態的傳達，雖然是在凡是有生命者之間所必起的現象，然而，在組織社會或家庭這樣的東西，而在裏面形成一種特殊的有機體的存在之間，特別是這樣。在生存者相互之間有由一方傳及於他方的一定的行動的可能這樣說也不是特別奇怪，然而反而它的反對的假定，即活的一個有機體，換而言之即運動與過程的一個複合體的存在對於其他同樣的複合體不發生何等影響的這事，足以使我們驚怪。如 Bain 指摘了的一樣使兩個提琴的絃振動的時候，就有發生諧音或調和的傾向，這是人人所知的事。在精神界也可以假定與這共鳴的顫動相類似的現象，借心理學的用語來說，就是互相規定又暗示，乃至互相制約的現象也決非不合理吧。在社會體的一部分上的過度的緊張必定又傳播於他部分。總之社會是不外乎指

着要想保持組織它的分子之間的均衡的傾向而言。而在它的一部分，上可以成爲均衡之破滅的種種痛苦乃至種種快樂；本來包含傳播於他部分的傾向。

在有機體之間的感情的傳達由於意識的，或無意識的；又直接的或間接的方法（即介在於中間而爲通譯的職務的記號的使用）而施行。

（一）一個有機體的心的活動並狀態無意識的而且直接的依據單單的神經過程，而傳達到遠方的這種事實，在有些時候似乎是幾乎沒有可疑的餘地。例如在夢遊病又單單的神經系統的過度的亢奮，也有這樣的事實。

在健全的普通的個體，這種傳達似乎引起由統計而知的種種結果。關於這個問題可以參考的是：Richet, Pierre Janet, Ochorowicz 諸氏的實驗及心理研究會（The Society for physical researches）等的實驗。Pierre Janet 氏曾經施行催眠術於 B... 夫人的時候，她的身體依照施術者的運動，而調整其活動，而且隔着相當的距離不待認識之力而能做到。Pierre Janet 氏在隣室談了什麼的時候，恰好看見在 B... 夫人的咽喉部上，現出嚥下作用的運動。而如同這樣的兩個有機體的，互相的整齊又使帶着感覺的更複雜的運動的傳達也成爲可能 Pierre

Janet 氏說：「我在另外的一室裏，使勁的捻了手腕和腳的時候，她忽然發出叫聲，說是誰捻了她的手腕和腳；而發怒。我的弟弟他也幫助這個實驗而因為，她把我和他混同了的緣故他也和我一樣對於她這時候有了特殊之力，要想嘗試更加奇拔的實驗。當她還在這樣的特殊的夢遊病的狀態而感受心的暗示的時候我的弟弟在另外的一室內在他的手腕上作了火傷來看看。B……夫人忽然舉起悲鳴而我支持她費了非常的力。她押着右腕的拳根訴說那裏常痛。但是非在這時候以前我初來並不正確知道弟弟要想燒他的手腕的那一處。然而局部正是同一處就後來明白了。B……夫人覺醒了的的時候我見她還押着右手訴說爲什麼那裏非常痛而驚訝了。翌日她還在那上面放着濕布。而在那一晚我看見了那個局部顯然腫起來發着紅。

(二)照這樣隔着一個距離而由一個神經系統到其他的神經系統的感情的傳達更由接觸而越發顯著的施行。把我們的根本的官能的觸覺之精神的意義最初闡明了的是 Baim 氏。我們也可以在這裏更詳細的闡明它的意義，觸覺實在是使兩個神經系統兩個意識乃至兩個生命相交涉相調和又社會化的最原始的而且最確實的手段。兩個生物之間的接觸有恰

如把兩個電流相向而促進的電氣釘鈕被押的時候的那樣意趣。而這個現象特別在異性之間的接觸上最顯著的現出。戀人同志由於極僅小的接觸而感到的深的情緒小說家之流喜歡描寫是誰都知道的吧。然而要之這也不過是在生命與生命相接觸的地方在微小的程度上常時必定發生的現象顯著的擴大了而已。觸覺說起來可以稱爲生命之感覺又對於我們確實指示所謂死的事實也是這個觸覺。Laura Bridgman（生在美國的有名的盲啞女）說她在極幼時觸着人屍而感到了的可可怕的感情，永遠記憶着，想來觸覺所以在親子的關係乃至兩性的關係上，均有重要的意義，也因為這官能實不外乎生命之感覺。我們由此可以理會如同 Bain 所注意了的一樣，爲什麼在一切溫和的感情裡，常時暗暗含着接觸，爲什麼一切生物縱然在不過是單純的親子關係的時候，尙且因爲抱擁的快感的緣故而什麼都不吝惜又最後爲什麼這抱擁的快感橫在一切慈愛，一切家族的乃至社會的愛情之根柢。在抱擁之中，我們所求的是在那裏感到全種族的生命的強烈的顫動，而且使它流通於我們自己內部。假使以 Bain 氏攻斥 Spencer 的要想將親子之愛情單還元於「對於弱者的愛」的假說爲正而以他在最原始的爲母親的愛情之

中認出對於「幼小者的抱擁」的主觀的反然爲是，那末這樣的抱擁，畢竟不時使母親感到一生命的弱小，而寧是使她感到它的強烈的力。而這個生命——雖是最低級的動物之母，尙能漠然感到——發源於她的自身與她的生命有深的調合，而它的脈搏說起來可以稱爲她自己的心臟的鼓動的反響。

(三) 嗅覺也在發達的低級的時期對於感覺乃至感情之傳達有重要的職務。而這種職務在動物的社會是明白的而在原始的人間之社會也是永久留存的事實。又在今日它的意義雖然在意識的精神現象上消去而不呈現然而在無意識的心的現象上依然保存。例如也有在愛情的有些剎那之間出現的時候；又醫師們由此可以多少從早就判斷諸種疾病往往連精神病也識別出來。又在神經病患者及受了催眠術的人嗅覺也有時竟至忽然有異常的意義，而這畢竟不過是在常人於不知不覺裡生起的事實稍稍廓大了而已，是不容疑的。

(一) 依據紐約的醫師 Hammond 所說宗教上所謂神聖的香，也決不是單單的修辭上的形容而已。而是在精神恍惚的宗教的三昧之瞬間，以多少愉快的發散物薰染皮膚的一種宗教的神經病。Hammond 氏說曾經親自看見從皮膚

發出 Violette 的香的 hypochondriaque 患者又發出麵包的香的舞蹈病者，及在病勢變化之間發出 Ananas 香的 hystérique 患發出鳶尾的香的同病患者。又醫師 Ochorowicz 說看見了從指頭發出 Vanille (華尼盧) 的香的 hystérique 患者。原來對於種種的生活的狀態各有一定的香相應而生是可以有的事實吧。而假定一切生理的狀態必有與它相應的心理的狀態那末與 Ochorowicz 一樣想像着一切情緒情操乃至觀念可以翻譯成香的言語也無妨吧。

美的感情在人的感情中最是非物質的，又最是智的 (intellectuelle) 美的感情所特別依賴它的力量而後顯現的機關是眼和耳。這些東西可以不惹起與對象的直接接觸或是衝突，因為是這樣造就出來所以沒有被亂暴的撕裂或毀損之虞。由光線或音波那樣的東西發生的微弱的振動不牽動視神經或聽神經的大集叢而只能發生的留存在遠離的末梢神經上的那樣刺戟這些是充分的條件足以在這兩個官能中惹起明白的狀態的變化。那末這些官能對於可以稱為我們所以認識美的感情的原因的特徵之一的微妙纖細的知的識別最為適合。

一說起聽覺及視覺最初動輒就有將它們想做抽

象的東西離開了由於它們而它的形與音被傳達於我們的物體的內面的狀態的傾向，然而聽覺與視覺原來是使我們知覺空氣或光的同一樣的振動，由於與它相逢着的物體，而被惹起的振動的方向及大之變化。假如與這物體相當的東西，由神經的波動，而動搖的時候，它的波動說起來就是通過光波乃至音波而傳達於我們。睇視人的顏面的時候，我們所知覺的不單是它的顏面的剛塑的形式，而且它的一顰一笑也在刺戟我們的視神經的太陽光線中振動。

然而追溯根本的時候，畢竟只有運動的感覺而在動運靈覺之中，可以認出所知覺的運動的多少初發的模倣。例如知覺到苦痛的絕叫的時候，叫聲就忽然響遍於我們上，而在我們的身內發生與絕叫的本人的神經的顫動相稱的顫動。同樣一個運動的視覺像也在我們裏面促起這個運動，恰好與蓄音器的圓板對於人的肉聲為共鳴的振動而模倣它連它的腔調的抑揚高下都可以表現一樣發生同樣關係，更由於運動與心的狀態的照應我們可以知道我們知覺他人的苦樂，這同時就是發生自己的喜憂的原因。一個運動或一個感情的主觀的再現，就不外乎指在我們自己的內部那個運動或感情生起而言，所以他人的運動或感情的知覺可以說就是在我們自己內面的

它的反響。

那末在這裏又發生一個問題。而這是與藝術及道德的最高尚之點相關的問題。知覺到他人的苦痛在某個意味上是我們自己的苦痛的端緒，既然是這樣那末這樣的苦痛往往間接引起一種快感，又是如何而生起的事情呢。對於殘酷者的復仇的快感，又倫理的乃至審美的哀憐之快感等，就屬於這一類。原來某一種感情的快或不快的性質，不是從爲這個感情的端緒的最初的心的狀態發生出來，而寧是從繼起的發生的內的反應的活動發生出來。這反應頗爲強烈有時比最初的心動搖，更加是強烈。照這樣它在單從他物傳來的壓迫，及變化以外更至於惹起神經系統的昂奮，而初來本是苦痛的東西，漸次成爲稀薄終久變成快感。大凡容易被征服的抵抗，總惹起根據於力的解發的快感。從恐怖出來的輕微的戰慄在神經的波動還未擴大到極端的瞬間，必有引人的一種魅力。肉被咬了的時候，在某一剎那之間，也有與人以被摩擦的時候的那樣感覺。這些都是些精神現象頗酷似一些生理現象，恰如在強烈的摩擦皮膚，或是把冷水貫注在身體上的時候，我們所感到的一樣，初來雖然是苦的刺戟，而後來因爲由此而被喚起的神經精力的充溢的緣故，即刻變成

心地爽快的東西。

所以個人的苦痛不一定以苦痛的形式而傳達於他人。而在一般的時候，被傳達了的神經上的障礙爲其他的原因所補償而成爲單純的刺戟，而發生作用在某些時候往往達到所謂哀憐的快感。然而在這裏重要的事，是一種個體遭遇了或經驗了的危險的感情或苦痛的感情在其他的個體上竟至於喚起適合於緩和它的苦痛之點或是迴避它的危險的目的之種種反射運動。我們在這種時候，把我們的共感的苦痛的根源局定在他人的身體上，而要想在他人的身體上，施與什麼救濟。在自動的哀憐上，我們與其說感到痛苦不如說感到快樂的事較多，這是因爲在這種時候我們單受他人的活動不如自己活動的方面之多。

復仇時候的心機與哀憐時候的心機如同 Spinoza 也論過的一樣，元來立在同一基礎上。然而復仇的快感進化的結果有必然消滅的傾向。

因爲它是由於爲文明所漸漸驅逐起去的一羣反社會的感情的激昂而成立。反之哀憐之情在我們心裏激發最完美地被整理了而且被體系化了的一團社會的感情。而且哀憐之情是滾滾不盡的活動的原理，它的對象與世界上可以實現的善的數量同是無限。

又在直接的方法以外，有感情傳達的間接的方法。在人間的世界上演着很顯著的職務。我們在這裏所指的是構成舉動及言語的種種習慣的標號。由這標號而在原始狀態中，除了激烈的感情之外，不能透澈於外面的我們的內界的一切都能表現。換句話就是表情的技術能使意識的傳達性擴大到當時未曾知道的方面。

我們由此可以知道，不僅思想是超個人的，就是我們以為構成我們的內面的最深部分的感性，在某個意味上也可以成為社會的。在憂苦之中，我們不一定常時辨識它是在我們胸中或是在他人胸中。一切人間意識的完成不外乎增進神經系統的原始無意識的結合性。

美的感情及其社會的性質

在感情的研究及生物的研究上，有些人把美的感情的起源看得稍高；又有些人把它位置得稍低。從來沒有如境界線的問題一樣至難的東西。在國民之間釀出戰爭的是它。據我們所想我們曾經嘗試了漸

次擴大審美的境界增大美的領土。註一 依我們所想感覺的美的性質，實際依繫於它的根源或原質不如依繫於這些東西在意識之中所取的發展的形式即由這些而發生的一切種類的聯合乃至結合之多。這畢竟好像依根不如依葉而生長的植物。換句話說組成及說明美的感情的東西與其說是生來的感覺，不如說是意識的環境(Milieu)。讓我們說那末美的感情畢竟是在我們全意識內的，尤其是在我們知性並意志上的感覺的放散擴大又一種反響 Resonance 註二

(一) Problèmes de l'esthétique moderne, livre Ier 參照

(二) Ibid.P.73. 參照

依照最近心理學的研究，那末我們的意識雖然有一看就明瞭的統一，然而實際是種種現象種種初發的意識狀態又意識細胞連合起來的一種社會一種調和。形成生物社會的有機體的細胞因為產生一般的意識綜合意識的緣故，須常時共鳴地調和地顫動。個人的意識本身已經是社會的東西。而反響於我們的全有機體全意識內的東西必定採取社會的形態。

在遙遠的往昔希臘的哲學者已經把美位置在調和之中，又至少也以調和為美的最重要的性質。這種調和被古代學者太抽象的太數學的思考了然而近世

心理學把它還元於有機的結合性又活的細胞的。合乃至在個個人胸中的社會的集合的意識之一種我們可以稱它爲「我」又在同樣的意味稱它爲「我等」。凡是快樂的東西隨着它所含有的在我們存在的各部分，又我們的意識的各要素之間的結合性乃至社會性的程度；換而言之，就是以它能歸屬於「我」之中所存的「我等」的程度爲準而成爲美。

在有機體上，一切是互相規定所以某個特殊官能的狀態即刻反響於全神經系統，而對於有機體全部真正無關係的官能恐怕一個也沒有。依據 Féré 氏的學說，那末一切感覺結果都惹起我們的神經精力的增進。以驗力器測量的時候，表示了某種力的人，受了官能的刺戟之後，顯出了比以前更大的力云云。美的感情不僅對於關係的生活有影響，而又影響於有機的生活之上，在那裏增進血行活動而因此也竟至增進營養活動。好久以前，Haller 氏已經證明大鼓的聲音增進切開了的脈管的出血。所謂失明的這種事實攪亂有機體普通的均衡，變更神經中樞，這是人人所知的吧。而其結果往往也有引起精神錯亂的事。喪失眼明而發生精神錯亂的人，以手術而回復眼明，同時回復理性的例也有。叫做 Dumont 的醫師調查了的百二十名的失明者之中三

十七名（幾乎三分之一）出由 Hypochondric 到 Manie 乃至Hullucenations 的種種精神病。又關於觸覺也有同樣的研究，據醫生 Auzouy 所報告的事實那末非常聰明而且人格優秀的一個青年，因為知覺喪失的結果，成了非常放蕩不檢竟至做了不得不把他監禁在 Marseille 癲狂院的那樣行動。然而由於治療的效力而皮膚感覺回復並且精神的反知的均衡也復舊。這一個青年以後又因為幾次的再發而經驗了皮膚感覺消失的種種週期然而成了使他被監禁的原因的惡劣的本能每回必定出現。而與病的恢復同時消失。由此我們可以知道存在的各部分之間怎樣存在着結合性。美的感情畢竟不外結合性的感情乃至在調和上的統一的感情的高等的形式。就是在我們個個生活內的一種社會的意識。

在美的感情上能感的主體，也有重要的意義不遜於所感的客體（對象）。非常複雜而且非常有意識的快感，因之而又含帶統一的多樣性的快感恐怕沒有不多少是審美的。一種感情或是一種感覺之單純者不能是那末美的然而無論它有如何劣等的根原在意識內互相調和結合而仍然不能成為審美的那樣感情或感覺幾乎沒有。即使在那裏參加的各個東西原來對於藝術的領土是毫無因緣的時候也是這樣。

假定這裏有一個空花瓶放置在窗邊。而它沒有特別的美。又假如你們在走路忽然不覺聞到 Réséda 的香。而你們除了只是心地愉快之感以外由此所得的東西不大有什麼。然而假如你們再經過那個窗子近旁這回那個花瓶裏一種植物可憐的活着而它的芳香漂來身邊。植物活着它的香好像它的生命的標號。而花瓶自身如今估佛參與它的生命而以它的香薰染自己修飾自己似的。

我們幾乎可以隨意把同一的感覺從單純的快感的境界到審美的快感的領土或是從後者到前者完全移植過去。例如倘若你們一面想別的事情一面不大注意的聽一種音樂的時候它對於你們就如同偶然聞着了了的香一般除了是多少心地愉快的音響之外不大有意義。然而一旦靜着耳朵去聽的時候先前的心地愉快的音響忽然成了審美的東西。

這是因爲它在諸君的全意識裏喚起反響的緣故。然而在中間又再被什麼妨礙的時候感覺就被分立被遮斷而復成爲不過只是心地愉快的東西而已。同樣對於一片風景人的眼單是以快樂的悠揚的平凡的感情觀看的時候倘若要想在那裏更使得真正的美的美感情發生那末特別要意識與意志的覺醒。讚美在某種程度上是意志的所產。

照這樣可以知道美畢竟是最複雜的最意識的乃至最理知的最意志的東西。美的感情是意志所以直接捉住強度而知性所以直接知道調和的最強而又最調和的生命之直接享樂。凡是這樣單獨想的享樂的感情其中必定已經有生命的某強度與某調和。又在那裏必定已經有審美的價值的痕跡。然而這種感情除非知性自發的感到它所含蓄的調和意志自發的表示它的強度就決不能成如真正美的東西。我們的意識須要在那裏發生關係而活動然而又須是這樣的進行就是在那裏沒有何等推理或計算參與而只是直接而且自發的去經驗那種同時是感性的而又是意志的享樂。

我們已經把美與知的快感視為同一所以決不能使它與功利相合。功利往往有與快樂本身也須區別的時候。功利畢竟指對於未來的享樂的手段的全體而言。所以它不必一定是快樂而。往往是對於快樂的苦的追求然而美非直接的快樂不可。

在拙著「現代美學的問題」中我曾經闡明功利的感情不必常常除外美的快感。我們的意思照這樣反駁了要想從美之中驅除一切目的尤其是連直接被感到的目的也要想驅除的康往及進化論者的某種誇張論。依我們所見功利有時在對象之中成為高級美

的第一段也是可能。然而功利在與快感不相扞格的程度內只是在它自身成爲仿佛一種固着了的快感豫感到的快樂的程度內成爲美此外別無第二途。就是功利以它魅惑人的效果豫先使人享樂是必要的。快與美能離功利而存在猶如悅樂與幸福能離開不過爲其中間的手段的合計的利益而存在一般。縱然我們相信一切功利的東西換而言之適應於一個的目對這個目的而被整理事的東西在其自身尚與知性以一種滿足因此而保有某種程度的美然而一切美的事物因爲要受嘆賞必須立證什麼實際的功利這種議論例如看見古風的花瓶在感到它美以前必先認識其用途這樣的議論非我們所能贊同。同樣我們取Havet氏舉了的例來說則在爲蝶形而發射一穗的光的瓦斯的尖端上停宿的那樣曖昧的而至少是非常初發的美觀——就是與有不快的要素即圭角的硬線結合了的美——與恰如金星一樣揮其炬火的煌煌的一個剛像上附托着的不死的優雅不會使我們迷於其選擇建築罷。固然有如同建築的場合一樣我們通過功利而到達於美的事。然而美學者既已經把握了美的時候更進而探求功利是全然沒有必要的事罷。

在爲適當地被整理了的手段及目之總體的功利上寄托的最原始的美在這功利性最明白的時候及功

利的對象被活用而在我們眼前直接證明其用途的時候特別顯著。要想發矢而被拉絞了的弓之形是美。爲七重牛皮所掩蔽了的 Ajax 的盾在亂軍之中如鐵壁一般反撥一切投鎗之處其美最能表現。又古代 Scaliger 王宮旁邊的 Vêrone 井的複合滑車在將滴着水的桶直到那王宮的高窗引上去的一剎那帶起一種美來。同樣一個槓杆在將石塊抬起的時候看着是美。因此看見它沒有活動而橫陳着的時候還以視覺的映像而豫知其效果則對它不必一定能拒否一種審美的性質。功利特有的這種美與其對象對於用途完全順應的程度的增高相應而增高其程度。固然有時一個對象適應於一定的用途則在其用途以外愈成無用之物從他點看來反而成爲不快的東西或顯然成爲醜惡的東西。例如鐵筆看它在紙上輕快走着的時候還不無多少雅趣然而比之在紙上行走的鴛毛筆則美的價值遙少。鴛毛筆縱然在精確運動的一點上或許較有遜色然而鳥羽純白透明有恰如活着的東西一樣之感在這一點上有非常的長所。從這樣的事實一方因功利而頗受限定的美與一方他種類的廣汎的自由美之間成立背反律。建築家及技術家所常常遭遇的就是這背反律。增進某物體的功利性之事愈多則其可能的美愈被限定這是普通的事。就是其美被

限局於所以使這物成爲功利的獨特的側面。固然這種美無論如何受掣肘或限定還能成立是不容疑的。但是這是有條件的。就是其美所依以存在的對象決不可成爲顯然不快的聯想的中核。

要之功利只是經由被認知的目的這個知性的要素並豫先被經驗的滿足這個感性的要素而後可以成爲美。因此功利畢竟不外由於知覺向其目的而被整理了的手段的總體而豫感一種快。而這還能使知性與意志滿足又其結果也能使感性滿足。這三個結果現出的時候就是功利預先將我們拉到它的結果及目的時候功利始能成爲美。

又功利一般有社會的側面又由此而獲得多少的美的程度這是不可不注意。因爲我們都對於有社會的人類的目的的東西及向着人間生活的目的尤其是集合的生活的目的而被整理了的東西特別同情。

從美的根原漸次上昇到高等的發達階段而美的社會的方面增大終久這方面在到處表示優勢。依我們所見則形成美的感情的最高等的東西是自我的種種部分的結合性及共感。社會的結合性與普遍的共感依我們所見則是最復雜的最高等的美的感情之原理。

第一共鳴的感情不隨伴着的美的感情幾乎沒有。又我們在一種什麼方法上以之結合社會的關係使之擬人化賦與之以一種統一以一種生命的對象不隨伴着的那樣共感情的感幾乎不能存在，而且美的感情離開知性的——活動則不能成立。這活動是我們據以將一切事物看做有生者而且將一切有生者比擬人間的類型而思考之由此而將其人型化或擬人化的手段。

就是抽象的產物要想成爲美也須具有生動之觀。抽象的推理的一個聯系也自是審美的東西有人這樣說。也許是這樣。因爲那已經不外是一個調和，然而所以特別使這個成爲審美的東西者是在這個調和的人間的及至共感的方面。現在假定這裏有關於抽象的對象的抽象的理論的系列例如一聯代數學上的定理。我們對它讚美的地方不是露骨的赤裸裸的知性那個東西而寧是依從一定的方向建立一定的目的而努力要想到達於此的知性即畢竟是一種意志而且是我們與之共感而欣求其奮鬪努力成功的人間的意志。所以在向着真理的發見而行動的一聯的理論之中存在着一種熱情並使熱情生起的某種東西。其所以成爲審美的者即在此處。一切與此相應的希求並存在的全力的覺醒不隨伴的知性的純然的

抽象的活動決不能使Pascal忘却齒痛。與意志及感性相同想像作用那個東西也參與於最抽象的理論之中。其證據爲我們常想將理論形象化。或是在我們一上，一下的階段的形式上或是又在旋轉的同心圓的線狀之巧妙的配列上其實際的構成現於我們眼前。推理畢竟是前進攀登打勝之謂。理論斷不能有從我們的人格我們自身抽象起去那樣的事然而從事物則可以被抽象。在一個定理中我們可以傾倒自己的全部。又可以由此而在其中包含屬於具象的世界的某種東西而且可以將我們自己之中具有的世界的全部注入其中。

我們稱之爲無生物的東西比之科學的抽象理論可以說是更加生動的東西。它們所以能喚起我們的興味感動我們使我們與之共感因此而喚起美的感情者即在此處。太陽或是月的單純的光線倘若它在我們心中喚起親睦的兩個星的含笑的姿相那末也有以此足以多少感動我們的東西。

現在試舉觀賞風景的場合作爲以上所述者之例證。第一風景對於我們，成爲自然中的種種存在與人間的結合而出現。

(一) 要想欣賞風景必先對於它使自己調和。要想理解太陽的光線我們必須同它顫動。同樣對於

目光也不可不同它在夜色中震顫。對於蒼白的又金色的星光我們自己不可不同它震動閃爍。要想理解夜則我們不可不使蒼茫的空間曖昧而不可知的無限的戰慄在自己心中通過。吸取在春天空氣中蝴蝶鼓羽而拋散起去的美的香粉在自己胸中感覺蝴蝶的羽翅的輕快這便是會得春天的所以。

(二) 要想理解風景又不可不使它對我們自己調和。就是使它人化。不將自然有情化則它對於我們不能說什麼。我們的眼睛元來具有自己特有的光不能以這光照見的東西就不能看見。

(三) 而要想理解風景則我們不可不在風景之中導入一種客觀的調和。不可不在那裡探討某種大的線索使它與其中心點發生關係。就是不可不將它體系化。凡是真正的風景是在我們的外面同時又在我們的內面。我們與它合作說起來就是將它再行改寫將自然中存在的漠然的思想再行思索。詩的感情決不是從自然中發生出來。毋寧是從這感情中變形到某種程度而生出的東西即是自然。生動着而有感覺的存在者對於事情賦與其感情與生命。所以要想愛自然則自感情移入已須是詩人。物象的淚(Lacrymal rerum)就是我們自己的淚。

風景是一個「精神狀態」(Etat d'âme)有人

這樣說過。然而這句話還不充分。要想表現在我們與事物的精神之間存在的這種結合這種共感的聯絡則不可不將它化爲複數來說就是說風景是精神間的態態。(Un état d'ame)

自然的感情既然是一種社會的感情那末以比此更加有力的理由而一切爲與我們類似的東西所刺戟的美的感情不可不有社會性的特色。愈進到高等而美的感情愈成爲非個人的。

道德的感情也是一種社會的感情。然而它與美的感情相異之點是建立某種目的而追求之以此課於意志。其目的在於一個人一社會之中實現最社會的最普遍的生活條件。道德的感情本來是自動的又如康德目的.的(téléologique)我們先前不將發動性及目的性從美的感情全然除却而認識了如次的事實。就是這感情無論是既已開始的東西或終了的东西總之是既已存在着的結合性的感情而與此後應當建立的結合性無關。那是已經被感到了的調和而不是應當以努力而探求的爲意志之對象的調和。那已經是支配我們心胸的社會的共感。在我們心中的集合的普遍的生活之反響。所以我們也許可以這樣說。就是說美是已經實現了的善而道德的善是在個人乃至人間的社會之中應當實現的美。借神學者的口吻

來說則道德的善是法則的統治。美或是自然的統治或是優雅的統治。爲什麼呢？自然雖然不完全也已經是實在的結合性優雅即不外在同一物的各部分或種種事物相互之間渾然存在完全的而且實在的結合性。照這樣毫無超人格的分子的快感也無永恆的及美的分子。與此相反全然有普遍的性質的快感同時即成爲永恆的東西而這成爲愛則同時發生優美。以美學與倫理同爲探究不死之物的東西則須在自私主義之否定中而且須在與生本身調和的那樣否定之中求之。

藝術的感情與其社會的性質

我們已經敘述因爲美而被惹起的審美的感情可以還元於具有意識形式（感，性知性意志）的生命之一般的或集合的刺激。然則我們應當如何定義藝術的感情因爲藝術而被惹起的感情呢？

所謂藝術就是要想引起組成如上所述的美的感情的意識生活之一般的調和的刺激的手段之總體。固然藝術因爲要想達到這個目的有只利用感覺的事也。而感覺因此以多少精緻的方法而分爲味臭色等。Platon 在他的 Gorgias 中討論着的那樣香

料配色等最初發的藝術即屬於這一類。這樣的藝術不求生的創造也不求創造它的那樣外觀只是取來為自然所造了的產物單把它在表面上變改而不添如何等有機的再現。所這可以呼為無機的藝術是在可能的範圍內極少的生之表現。固然在成為絕對非表現的的場合感覺不得不孤立於精神之內而分離。這種藝術也如同這樣的東西一個也沒有就是烹調術也還能因聯想而具有某種類的表現的價值。引誘食慾的那樣 Salade 在食桌上現出庭園的一隅恰如田園生活的一個縮圖。同樣例如玩味牡蠣則使我們想起滄海的一滴把滄海的生命的一分子取來給我們。

至於真正可以稱為藝術的東西與以上的東西全然異其行徑。對於真正的藝術單純的感覺不是它的目的。那不過是使一種感受狀態與多少類似自己的他種生命連絡或結合的手段而已。在藝術上的感覺本來表現一個生命及集合的生活。

第一的要索是經由記憶而認識對象的知的快感。我們先比較藝術所提供的形象與記憶所提供的形象。然後或是承認它或是否認它。這快感還元於最理知的分子在觀摩地理學上的繪圖那樣時候也多少現出。然而這種快感常與許多他種的含帶更加感性的性質的快感混在一處。實際為記憶所供給的內

面形象與外面形象接觸而更加活潑所以站在一切藝術品之前我們感到自己生命的一部分再生。在將一個人間的存在與我們共同感覺共同知覺了之處模倣而造作了的東西之中我們再認出自己的感覺感情即內面的相貌之一斷片。凡是一個藝術品在其一面常是一個肖像。而在這肖像中由於諦觀它而我們在那裏認識我們自己的某種東西。這就是 Comte 以他的獨得的用語法所謂「自我的」感性的快樂的方面。

其次第二要素是與藝術品的作者即其製作在那裏面遂行了的最初的意志乃至其技能等共感時候的快感。同時在感覺其無氣力而非難之的時候也有相關的快感。

原來藝術的創作是人的活動性最顯著展開的時候是事業的最困難的形式而在其中是傾注着最大的自我。因此最能喚起人的興味與共感（同情）者是藝術。照這樣在觀照藝術品的時候我們幾乎常時不能忘却作家。又困難的征服在今日尚且在我們的讚美之念之中具有相當的意義而在原始的藝術上更加了重大的意義。人類的藝術的最初的作品實際是如石器石斧石刀一類的東西。而最初在這樣器物上被讚美了之點是克服困難而努力於功利之實現的作家

的勞作。照這樣勞作最初是人類的原始的藝術然而後來漸次轉向巧妙。而那漸漸成了在纖小的材料上運用技術而由爲原始期的藝術家所使用了的木及燧石之類終久發達到了今日在畫家的調色板上混合了的色彩乃至爲詩人文人所排列的文章那樣的東西。手腕的巧妙多少常可以在藝術作品中感到然而在衰退期的藝術品上這造成其唯一的價值，在這樣的時代精神痺麻了凝固了的公衆與其對於在一個作品中爲作家所描出了的內容不如對於作家自身更多共感。這是一種奇怪的事實然而這也可以看做與一切藝術批判不能分離的對於作家的共感或反感那種普通現象反而被擴大而昭示於我們。

第三的要素是共感於爲作家所表現了的東西而發生的快感，在藝術的場合屢屢有一種輕微的恐怖混在其中的反感而這爲幻想之感情所中和然而也有從這種反感發生出來的一種快感。向着藝術而發生的這種快感似乎猿一樣的東西也能感到他們向着與自己同類的像就做出表示一種滿足與感動的那樣相貌。然而對於其他的動物的像則似乎感到不快或是恐怖。此外還可注意的事是原始的藝術不論詩畫剛刻皆以將一切有情的存在形象化而開始。將這些有情的存在者在其中居住而活動的非情的環境再現的

事是到許久以後纔出現。雖然今日尚且在文學上的描寫或藝術上的再現上感觸我們的心緒的東西常是人間或在自然中的人間的側面。

藝術的感情是與我們自己類似的又通過藝術家而被使類似的一種生命使我們的心經驗的一種社會的感情這是不可動的事實。在愉快的感覺（如音的韻律色的調和）的直接的快感以外我們不可不承認在與作家所喚起的想像的人物發生交涉之際有基本於生之共感的刺戟的一種快感。例如這裏有一條金屬線要想在它上流通電氣。而假定在這時候物理學者自身不能直接接觸它。那末他要怎樣辦呢。在這裏有按照任意的方流通電氣的一方法。就是將電流通着的其他的金屬線接近這條金屬線。第一金屬線照這樣由於感應作用而即刻受電氣。不接觸而受電氣的金屬線即不得不依照豫定的方向從遠處傳達振動的那樣時候的金屬線就是造成對於藝術家的所謂公衆那個東西，我們的各人自己即個人。詩人及藝術家將一個生命由於接近能互相感應的其他的生命而刺戟之是其天職。而其刺戟須是間接的東西即依據感應的東西。你們縱然不知道愛為何物但是藝術家必定使你們經驗所謂愛的一切感情。那末怎樣做這個呢。由於將所愛的東西啓示在你們眼前而做這

個。你們凝視這個傾聽這個就會自然走到愛。一切藝術在其根本上不外乎或是因為要想將它做成可以間接傳於他人的東西或是因為要想將它做成其種類的社會的東西而將個人的感情精製醇化的種種方法。倘若假定我感動於例如在題為「兵士之寡婦」的圖上所見的那樣表現了的悲哀之光景那末那是因為這完全的表現示我以一個精神由於其他的精神而被理解被洞徹的事實乃至以一個天才與他所共感的悲哀之間雖然有肉體的障礙而精神的社會性之紐帶成立着的事實。所以在這樣的場合在那裏已經有在我眼前實現而生動着的精神間之結合又社會那對我命令參加入那裏而同時我也實際以我的思想我的感情的全力進入其中。對於一個藝術品我們所抱的興味是我們與藝術家及作中人物這三者之間成立的聯合的結果。而那是使我們的愛情快樂及痛苦等結合起來的新的一個社會

最後因為要想使感情思想的結合力成為無限複雜而對於表出更加上假構。由於藝術所利用的這假構而我們不但能接觸我們以外實際存在着的生的存在的一切痛苦一切歡樂而且也能去接觸一切可能的存在的一切痛苦及一切歡樂。我們的感性向着為詩所創造的世界的全範圍擴展起去。照這樣藝術對於

劃着進化的一步一步的意識的發展的透徹性做着頗爲重要的職務。又照這樣所謂精神的心的環境被造成而我們不絕的沒入其中而它又與我們固有的生命混淆。在這環境中相互的感應作用增加一切感情一切觀念的強度這也與在多數人聯合的團體之中有感情思想的連絡時候所屢屢發生者相同。

運動是生之外的表徵。同樣行動即有意志的運動是生之內的表徵。而它又成爲存在與存在之間的連絡的重要手段。一切藝術要而言之是作出或假裝運動或行動的技術因此又歸着於在我們自己將共感的運動乃至行動的端緒喚起的技術。音樂是震動耳朵的運動從一個物體傳播於他物體的生命力的顫動。極原始的韻律即拍子大鼓的音的單純的連續也還是一種運動及生命。爲什麼呢？因爲韻律是進行流轉跳躍乃至心臟的鼓動等之表出。彫刻及繪畫也——昔時蘇格拉底斯已經注意這個——以依據於運動的形式之變改爲目的。加之色彩自身如 Fechner 所指摘了的一樣有一種象徵的價值能表現生命與感情又運動本身。建築是在無機物中將運動導入的藝術。構造即是有情化。建築第一將材料有機化而配置之。第二使其從屬於全體的一種活動。這活動一氣呵成的築建築物在地上建起依據線的調和而確立

昇騰的傾向之連續使沈重的東西化爲輕快使將要墜落或被壓碎的東西皆各就其生命的位置又使之定立。Sully Prudhomme 說不使材料化爲輕快則無建築之美這是極恰當的話。因此建築上的醜惡與此相反是指一切如同被壓碎了似的沈重的東西即全體不是有機的而不活潑的東西。

最後應當注意的是建築如同保有生命一樣被造成的時候在那裏被保留的生命應當充分透徹於其材料。以生命爲目標而造成的建築物不異於在外面有孔口的一種活體。它的窗子可以看做眼它的門可以看做口。此外可以認出標識生物的行動的種種東西。動物第一造作的東西是介殼或甲而這幾乎與其身體結合。其次稍遲而造成的東西是巢而其形式如同適應於其種屬的形式一樣被造出來。人的建築也同樣帶有家族的乃至社會的特色。所以寺院當做神秘的家屋而順應於超人間的生活備有將神迎入而與之交通的用意或是鐘樓高聳而欲飛躍於天上或是墓窟深穿而欲入於九泉照這樣也可以看做恰如要想迎迓不見知於人間的超越界的來客的東西。要之所謂藝術是以感情爲媒介而將社會性擴張到自然的一切存在又人間以爲是超絕自然的存在及由人間的想像力造出的假構的存在。藝術的感情原來在其本質上

是社會的東西。成爲結果而現出的事就是由於使個人的生命結合於更大的普遍的生命而將其擴大。藝術的最高目的究竟在於使具有社會的特質的審美的感情生起。

生起宗教命令人間以應當相信正義慈愛福祉之理想的社會之可能的實現，而且這樣的社會的一部分既已實現而我們應當看做自己的義務而成爲它的一員成爲一市民。如同在宗教有理想的境地一樣在藝術世界也有這個，然而前者在要想相信它的場合則成爲肯定作用及意志作用的對象而後者則只成爲單純的觀照與想像的對境而已，宗教要想趨於實在然而藝術只以可能而滿足。然而藝術與宗教同樣要想在我們已經知道的世界之上更位置新的世界。又與宗教相同要想使我們與這新世界聯絡感情連絡共感。因此藝術使這新世界成爲與人間多少類似的有情的存在之世界。照這樣其結果藝術在我們實在的世界之上更由想像作用而添加着新的世界。與宗教相同藝術是一種人型(一)化 (Anthropomorphisme) 而同時又是一種社會型化 (Sociomorphisme)。

(一) 關於我們稱爲社會型化的東西請參照我的別著 *Irreligion de l'avenir*。

Guyau 著 民生譯

雨的傍晚

夏的陰雨的傍晚，
北河沿路旁的一家，
關閉緊了的門前，
停立着我和一個別人。

我們各自寂寥地凝望
眼前垂落簷上的雨絲，
無言地看它灑到溼泥的路上。

——不相識的人啊，你……？我要說。
我緘默着；我見到
那人的面孔上的陰沈
正如同天空上淡淡的陰雲，……

落寞的雨聲伴着我們的沈寂，
誰也不咳嗽一聲，

無息止的長雨，
祇在滴滴……

雨後的微風，
秋日般的清涼，
北河沿的那一家門戶
依然是閉緊，
流了泥水街道的南北，
各行着孤單的一人。

伊 甸

—— 1932

鳩 語

初夏的一天的卓午
降落着浙瀝的密密的細雨
綠迷迷的樹陰裏
又響滿了渾噩閑適的鳩語
孕產的苦吟
和合着懷翼的慈音
永遠超越人世的浮沈

* * * * *

淡紫的天光
映照著微黃的大地
在深深的寂寂的庭院中
走來珊瑚的白衣的伊
懷著一片清涼的素心
却添了多少悽惻的幽緒

* * * * *

——天河生

無 題

在這滿眼新綠的春天，
人們都高興地出外了，
自己却在陰冷的小屋裏
呆呆地想着，
暗暗地流下眼淚；
莫非這也是命運麼？

——秋心。

一九三二，四，十二，孔德學院。

學期末

鐘聲在晴朗的天空盪漾着··「噹噹……」

喬志夾了幾本厚書在滿是綠色的園中走過，他只恐怕去晚了課堂，被先生說，所以景色一點也惹不起他的玩賞心。等他走進課堂時，他覺得十分奇怪，怎麼連一個同學也不見，他來錯時候了嗎？進了課堂，向黑板旁邊的牆上看去時，他的疑團才得解破：

『文先生因病請假預二數學停課二小時』

他看完這個，便慢慢踱出課堂去了。

原來，今天他有四小時的功課要上的，早晨很早他來上課時，只有兩個人在課堂，不久先生也來到，却因人少，而且學期也將告終，所以不上了。現在教數學的先生又請了假，他這一天便是沒有一堂課了。

他慢慢又來到剛才走過的園子，不像剛才那樣匆忙的，却一步一步很自由自在的散步着。

同學都到那裏去了呢！他一個也沒遇到。但是

他知道每每到這所謂學期末，都是如此的：「上課沒心了，等着敷衍事一樣的大考」。這幾天以來，同學的踪跡很少被看見，尤其前天落過一整天大雨後，同學們更有藉辭可以不來上課了。他走了幾圈小小的庭園，不知在想些什麼事。看看每棵大的樹，樹上的葉子都繁盛極了的呈着深綠色。他似乎有些感觸一樣的點點頭，對着這微微有點陽光射入的庭園用迷濛的眼光凝望着。

果然的，他的腦中是有着一副和這光景相像的圖畫的。

這是去年，和這時候一樣的一個上午，他一個人匆忙的向大課堂走去，趕着上第三小時，英國人斯米斯先生的讀本去。

「喬志！」有人這樣叫了。他立刻停了步，傾聽，辨別着這聲音。沒等他辨別出來時，他已經在洋槐樹底下，看見那叫他的人了。一身淡天藍色的衣服，襯出一個笑着的有卷髮的可愛的面孔，還有一對流出光彩的大眼睛和一張不大的嘴，手裏拿了一本書，現在却不在讀着了。向着對他走來的人看着微笑着，喬志倒覺得奇怪，她爲什麼不上課去呢？一會兒，他走近她去，他聽見：

「斯米斯先生請假了。你是上課去嗎？」那嬌

嬌的聲音。

「是上課去。他請假了！多麼好；我又沒查生字！」

「我也沒有。快大考了，誰還再愛查生字……你願意在這兒坐一會兒嗎？」她偏了頭對他說。

喬志微笑的坐在她旁邊了。她是喬志小時的玩伴，雖然比他小兩歲，却因為從小叫慣他做「喬志」所以現在還是這樣叫他，喬志也以同樣親密的音調叫她做「倩古」。他們是同鄉，一路來北方的。雖然五歲起就住在北方，但是口調上的北方音總帶有南方味，就是喬志叫她為「倩古」這是用完全的南方土音，他很不容易改掉這土音來稱呼她了。兩小無猜的過了天真活潑的幼年，現在却漸漸都在走入少年境界中去。喬志是一個很抑制感情的十八歲的青年，他的面孔上常有一種描述不出的神情，似乎又像帶有熱情的樣子。他認識了好多好多人，但在他的心目中刻有印象最深的，還是倩古。所以他總是有意識或無意識的在愛着她。看他現在是多麼熱烈的看着她也就可以知道他的內心對她的熱愛了。在倩古的心目中，對這從兒時就相處一直到現在還是同伴的喜愛是更深的，然而她又似乎很羞於表白她的感情，所以常常都是在沉默中表現她的熱

情。

「你開始預備功課了嗎，倩古？」他握着自己的手，一邊這樣問她。

「沒有呢，我懶極了。喬志，你不是不怕向來的大考嗎？」她看着他回答并且發問。

「是，大考沒有什麼可怕的，我一點也不想預備了！」

「喬志，我們從明天起都用功吧！別人都在用功了。可是今天，我們還玩一天，好吧？」

「好極了！」他看着近在他面前的女郎，那鮮美的面孔，那天然紅色的嘴唇和微微在顫動一樣的身體……他不禁要叫出「妹妹，你多麼令人可愛呵！」了，她這時看着喬志癡望的樣子，又知道他在夢想着了，所以不願打攪他，只默默看着他那美麗可愛的黑瞳仁微笑着。

「倩古……」他輕輕叫着她。

「什麼呵？叫我！」

「我想問你要一樣東西，你願給我嗎？」

「是什麼呢？你一向問我要，我都是給你的」喬志對她望着，一時說不出什麼話來。

「要什麼呢！你說吧」她微笑着嬌聲的說，對於他沉默的不語很奇怪。

「……………給我一個親吻吧……………」一個想不到的要求說出口了。

她聽了這出乎意外的要求，不禁呆了，面上的紅霞立刻變成微微發白的顏色了，她低下了頭，一時回答不上一句話來。喬志只恐怕招惹了她，就心着。但是不到一會兒，她又仰起了頭，面上又是紅紅的，對他說了：

「在考試以後再說吧……………」

他感謝的握了她的手，微微顫抖着彎下身去，很熱心的吻着她的手。她有點羞怯却沒有避他。

這一天他們兩個還去動物園看了半天許多動物參觀了農業展覽的大規模的陳列品，晚上，他們一齊用過夜餐，很快樂的在夜中走過星星點點的電燈光的街市，他才送她回家去。

第二天起，他當真用功的溫習着書了。可是不幸得很，當天下午就有幾個同學來找他了，面色都有點慌張的，他知道一定有些事故發生了。

「喬志，斯米斯先生病死了！……………」其中一個說，

「什麼？他病死了？」

「是的，猩紅熱症！」……………」

雖是歐洲人，他們（斯米斯先生的學生們）也

很悲痛的哭了他好久，因為這歐洲人很對於他們的學業和平常生活的指導都十分熱心。爲了他的死去，他們給開了傷心的追悼會，就是他的女學生們也都參加了；於是連着是送葬和許多善後的辦法，立紀念墓碑，於是考試的預備，全體同學都沒能夠好好的預備。

然而，大考過後，不多幾天，喬志接到成績報告書了，他竟得到平均九十一分點四六，真出乎意想之外了。他找過幾個同學，很高興的談論考試的經過。不過，他雖知道了好多人的分數，却沒能知道倩古的。自從放假後，他就沒能見到她。

幾天以來，他十分的想念着她，終于一封信寄來了，這樣寫着：

喬志：

我有點病，所以想去學校也不能了。可是，有一樣事使我很高興，你這季考了第一，我恭賀你。我的平均分數是九十分。

過幾天，我們還可以見面。再過半月大約是該回南的時候了吧？祝你

快樂！

倩古

喬志由此知道她考第二，他多麼高興呵！他寫回信問候她的康健時，還加上這樣一句話：「我們

快要一齊回家去了，想起來就使我快樂，你快好起來吧！」。

但是，他此後好幾天都沒有得到回信。

這城市已經又鬧起猩紅熱了，他在報紙上看見一月以來的被這魔鬼害死的人已經有四十三個之多了。而且這天，他還看見底下這一小段東西：

猩紅熱猖獗中之犧牲者——名醫劉君（按係于德國 P 大學畢業後，得到博士學位者）因唯一之女公子患猩紅熱症，在熱心看護中竟被其女公子傳染，三日後二人病深無起色，業于今日上午一時十六分同在傳染病院逝去。

這不像是可能的事，她和她的父親都死去了！不過，他打聽以後，不得不相信了！

他也幾乎遭了死亡，那是在他得知她死去後，他便發起高溫度熱；她的死耗給了他這樣的打擊，經過好久好久，他的康健才慢慢復原，可是他的精神已經因為永遠無法補救的傷痛，再不似以前那樣有生氣了。

他原想着他立刻又可以見到她的。還夢想着一齊回家一齊旅行的快樂；但是，所有這些夢想都變成泡影了……

「喬志」那個嬌滴滴的聲音似乎還在他耳邊響：

着，在這學期末的一切都似乎沒有生氣的時光中；他又悲痛的又快樂的沈在這個時光中了。想起如夢的又是實在的那些日子，她那種種的美麗和神情，他幾乎要痛痛的哭了，眼邊是滴滴的淚珠。

樹木們搖擺着枝條，小小的風也吹起來了，洋槐花的香息吹送過來；學校的庭園，靜默默的沒有人影；同學都沒有上課的心，鐘聲也是在懶懶的響着：「噹噹……」人們都似有病態的生活着，這一切都是表示出學期末的現像了。

「是的，學期末來到了！」喬志點頭自語着。他只好繼續散步着，回憶着更遠更遠的過去。

• 一九三一，五，二七日。

默

標語醫生

時間：某一日的下午

地點：某醫院之辦公室

佈景：場上左右有一門，場右面有公事桌子一張上面擺滿了文具用品等，並有棹上電話一架，場的中央有大餐桌子一張上面鋪着白色的餐布，桌上放着若干小茶杯還有些紅綠色的小旗子及白紙等，繞着大餐桌子有椅子六把。場的左邊放着一張書架上放着許多洋裝書，書架右邊有小茶几一張上面放着紅色小花一盆，茶几的左右放小櫈一把。靠近左邊場門有衣架一張上面掛着大衣，手杖，帽子等等。場的中央最前面放着一個紙糊的蒼蠅模型。

登場人物：院長孫武

助理員張文生，徐能，李華亭。

看護婦高美貞，趙潔玉。

聽差老趙，老黃。

開幕時院長，助理員，看婦，都圍坐在大餐桌旁院長坐在右邊的頭一個主位，其餘的都隨便坐着，聽差老趙老黃忙着給各位斟茶。

院長（站了起來對着在座的諸位）：今天我請諸位到這裏來開會完全是爲着明天的衛生運動大會，不知道各位有什麼意見沒有？請在這裏發表一下（坐下）

助理員張（站了起來）：我對於明天的衛生大會有極大的希望，但是職務方面還沒有分配我想這一層是不得不注意的，最好院長先生問問別人的意見以爲怎樣？（坐下）

院長（站起來）：將才密絲特張的意思是想把明天的職務分配一下諸位覺得如何？

衆人：贊成！贊成！

院長：既然大家贊成分配職務我看由各位商量一下就可以了（坐下）

（大衆聚頭商量着，每人都拿出鉛筆或自來水筆在紙上寫）

助理員徐（立了起來）：我們商議的結果是：院長先生爲（高聲）總指揮；密絲特張，

徐，李爲宣傳員；密絲高，趙爲交際員，不知院長先生意下怎樣（坐下）。

院長（站了起來）：諸君這樣的分配我真是
不敢勝任；不過既是諸君全體的意思我也只好試任一下好了。（坐下）

（場從忽然聽見病人呻吟的聲音）

場內聲：噯呀！真……是把我痛……死了喲……
…。

助理員李：諸位聽見了沒有這個病傢伙又哼起來了，他完全是不講衛生而得的病，唉！
這個無知的人！

院長：他的確太不講衛生了，自己全不知防預，蒼蠅爬過的東西他也不知有細菌，吃了下去自己受罪，聽他的叫聲太難過，我看；密絲高請你去給他打一下止痛針吧，省得他擾亂我們的會議。

看婦高（立起）：好，我去給他打一針。（由右門下）

助理員李：我們不要忘了明天還有一件最重要的向民衆表演一事，請諸位要記着。

院長：密絲特李想的真週到，明天我們的表演的確是極重要的事，我們首先可以把

蒼蠅(用手指紙模型的蒼蠅)的害處深深的注射到一般無知的人民心上。

看婦趙(立起)：我有點提議；就是在未向民衆表演之前我們自己先演習一下；我想明天的表演一定更精彩了。(坐下)

院長：我很贊成，密斯趙的話很對，我們先表演一番是比較更有經驗些。

衆人：表演一下很好阿！啊！贊成，贊成！
(衆立起，拿起桌上的一些小旗子。)

院長(向聽差老趙)：你把那蒼蠅殼戴上！
(聽差把紙糊蒼蠅模型戴上，只露出下面的兩隻腳來，然後蒼蠅在頭一個，院長次之，衆人跟在後面，蒼蠅開始繞桌行走，院長助理員，看婦都跟在後面走)。

院長(高呼)：打倒蒼蠅！

衆人(隨之)：打倒蒼蠅！

院長(高呼)：打倒殺人萬惡的蒼蠅！

衆人(隨之)：打倒殺人萬惡的蒼蠅！

(忽然桌上的電話鈴響了，聽差老黃跑去接電話——轉向院長)

聽差老黃：院長，林小姐電話。

(院長行走中止去接電話，衆人亦中止注視院長。)

院長(接電話聲): 喂! 密絲林, ——啊, 啊, ……是呀! 好好! ——快! ——。(接完電話急轉向衆人。)

院長: 諸位, 我看今天的成績很好, 明天要是這樣表演我料定一定能深深的提醒無知的一些人們, ——(停一停)我看——諸位也有點倦了, 現在我們就宣告散會好吧。……

(衆人, 除聽差老趙老黃外都互相看着, 慢慢的向着右邊門走去; 正在這時候門外忽然有汽車喇叭的叫喚聲, 聽差老趙出左門又立刻回來向着院長)。

聽差老趙: 院長, 林小姐到!

院長: 阿, 是, 好……!

(院長很快的走到衣架邊去取外套等; 場內病人呻吟又作)

場內聲: 啊嘞! ——真痛得我要——死——啊!

(繼續不斷的呻吟着。)

(兩個聽差走到院長身旁幫他穿上大衣拿手杖等，戴上了帽子，拿着手杖，急忙的向左邊的門走去，將走到門口又轉身向着兩個聽差。)

院長：喂！你們替我把屋子收拾一下吧！（急轉身出門。）

(兩個聽差互相凝視着；場內病人的呻吟更大。)

場內聲：啊呀！我真痛死了呵——，救命吧！我真痛死啊！……

(全場寂靜，幕徐徐下。)

沙爾樂

一九三二，四，三。

孩 子

毛林是一個嬌養的，淘氣的小孩，他的衣服常帶着撕破的小孔，手上有着不斷的傷痕，他的臉削瘦，無血色，顯着一雙眼睛很大，在頭上散亂着軟軟的頭髮又黃又稀……他已經七歲了。他的父母雖然十分注意他的健康，但是也沒有能夠防止這種生理上的壞現象發生在他的身上。據醫生說這種黃瘦的樣子對於一個孩子是沒有過大的損害，只要能使他順心的玩耍那便很好了……還有便是照例的說：「要吃相當的滋養品和注意他的睡眠……」這樣他便常能夠和許多的別的小孩在一齊玩耍，以致有時同他們撕打起來。

家裏的人們——除去他的父母，都要和他取笑，在他打攪那個人的作事的時候他們便要譏笑他，有的說他的衣服，剛穿上便撕破，也不害羞……有的便說他的黃瘦完全是因為淘氣，或者說是因為太嬌養；最使人譏笑的便是他的右腮上面，去年年底用爆竹打傷的疤痕，「呵，放炮都不會……打傷了，

」並且這樣的話人們是在無論什麼時候都說，一點也不顧到他那幼弱而敏銳的自尊；有的時候當着最愛他的母親或父親也一樣的說出。有一次，那多年的女僕六十歲的人，馮媽，正在收拾一堆菠菜的廢葉，毛林不住的和她打攪，並且把那零亂的菜葉放在她的頭上，不肯走開，那她也要說：

「被炮打了還不羞，和我搗亂……我不摘了！」這時他還是不走開，但是他那玩皮的臉上換上了一種尊嚴；但是老女人並不察覺，她依舊說：

「你瘦得和猴子一樣，都是因為淘氣，……被炮……」

年將到了，住過北京的人誰知道這樣的時候全城的人是怎樣的狂熱，街上，舖店裏，行人……都顯着豐饒歡悅和期望它的來到。每個人的心都被年攝着一大部，尤其是孩子們，當他們聽到年不久將來到的時候，那些靈魂便全被它佔領。

這次毛林在外面同別的孩子打戰勝回來，家裏的都知道他打勝了，並且他也是有理由。

母親對他說，「下次不許再和別人打架。」

毛林在這時候心裏很委曲，他彷彿有許多話要告訴母親，但是一句也說不出來，於是哭了起來。

他的報怨和委曲使他哭得很利害，後來母親把他抱在懷裏，用嘴吻着他的蓋滿眼淚的腮，和他說了話安慰他，允許他好的糖菓，一個帶紅帽子的自動洋人……但是都沒有能够止住他的哭泣。最後母親低聲的問他：

「到過年的時候你要什麼呢，林，……呵，今天都初四了；初四，初五……再過二十多天便過年了，到那時候你要什麼呢？」孩子忽然被這個喚醒了；這個一未來的日子把他驚動了，哭聲漸漸的低了下去，以後變成了抽咽。

母親對他小聲說：「對了，過年的時候要馮媽替你作一個年糕兔子，耳朵一直長到尾巴……還有兩隻紅眼，」……孩子忽然打斷母親的說話：

「不……不要她給作。」

母親拭去他的眼淚，以後說：

「媽媽替你作。」

「哼。」

最後母親低頭到孩子的耳朵上面說了些什麼，孩子和母親都笑了，他又用小手拭着自己的眼淚。最後母親加上一句，並且說得很響：

「不要告給別人，呵！」

但是人們都忘了償還他們口頭的債務的。

「哼。」小毛林的臉上變成完全的微笑和歡悅，並且有期望的表情。從這時候起他的心便完全的被母親和他約定不告給人的那件東西佔領了。

孩子的心是多麼簡單呵，毛林立刻便同他的母親搭白起來，他們兩個說得都很感興趣，愈說愈多，他們感到他們的每句說話都像從秘密黃金寶箱裏拿出的東西一樣，每件都是新奇，光耀而且美麗動人……

在每個節日很近的一些日子的來到對於孩子是最慢，如月如年的拖着日夜慢慢的明暗，他們在這些難耐的日子裏作他們的幻想，幻想着那新奇，快樂的日子的到來和許多玩具的添增……這是使人如何的渴望而幸福呵。

盼望的日子和假期一樣，將準確的自然的到來了，不快也不慢。

街上的爆竹聲早已響起來了，孤單的三兩。

小毛林這兩天有些慌亂，第一是因為母親總是催他早睡；再有便是這幾天馮媽總是反來覆去的弄許多的面粉之類的東西，並且有許多人陪着她，以致母親也幫她的忙。他知道這是他所盼的日子就要到來的預兆，但是他自己因為不會計算却很吃苦；在他的腦袋裏常迴璇着一個問語：「還有幾天呢？」

他已經向別人或母親問過許多次，他現在已經不願意再向他們問了，因為他們要笑他，報怨他的頻繁。

當毛林第一次聽見爆竹的燃燒他的心便也被它的聲響點燃了，他想：「不久母親將給我買許多，蕪雷子，洋鞭，……」只要我不告給別人，他想起對他的低聲的耳語。

幾聲糖鑼在門口響起來了，這便是他認識的那個賣糖的商人。——這種賣糖給小孩子的小販，在年的左右，在他的担子上便添售了更多的商品，雖然小孩子手頭不常富裕。

他偷偷的出了街門，在那豐饒的担子上巡視所有，並且是那樣的引動了他的幾串紅色的小洋鞭掛在中間它是小到絕不會炸傷什麼人的手或臉，還有帶着草棍的，還有一堆黃色的。這類東西都睡在一個玻璃盒子的蓋上，在別另一個盒子上是擺着又紅又大的炮這東西他一看便滿足了，這便是蕪雷子，他覺得這一種東西對於自己是不合宜……以後他便詢問它們的售價。在那個小販把所有的各種不同的價錢都告給他以後，加上說，如多買是能夠比較便宜的。

但是還得等待着，他現在還不能買這種最有趣的東西，因為母親是不允許在這樣早便玩這種樣的

東西的，尤其今年，或者說是自從他的臉留了放炮的痕跡以後，母親愈覺出這種玩具的危險，好像比別個母親感到的更深。

一天的下午，街上的炮竹聲已經十分的利害；他又遇到他那個熟悉的糖商，在他又問完各種炮類的價錢以後，他便把他的計劃告給小販，立刻便跑到母親的面前。他的母親正守坐着幾塊白色的大糕，那白色的塊上面正在冒着香的熱氣；在母親的對面，一個黃白色的長尾貓很精神的坐在椅上，好像守望提防着，一匹黑白色的，長毛的爬在椅子下面，有些要睡的神氣，半開着眼睛，一面嚕嚕的哼着，這貓已經活了七年了。

毛林進立刻很費力的叫「媽媽……」下面的話再說不出來彷彿還要說什麼。

母親一聽到他的聲音便知道他的心意了。

「你看這大年糕，……呵，那貓是惦記着肉的……」

「賣糖的來了，他還帶着小洋鞭。」

「……過年的時候我們買許多的鞭……洋鞭，炮……起火，八角子……」以後母親接着說：「我給你切一塊年糕吃吧，媽媽作的好極了

• 」

「不，我不吃。」

「……你把那兩個貓打走吧，牠們要偷……」

毛林焦急的聽了母親的命令，但是牠們却永是逃躲，最後他才找到一枝竹杆追趕牠們逐出了屋子。

「媽媽，我……」黑白色的長毛的老貓已經進來了，並且用力的叫了一聲；跟着那匹長尾的也跑了進來，跳到椅子上，用驚異的眼睛望着母親，孩子和一堆東西。再叫了一聲，便亦坐在椅子上。

「怎麼，又回來了，牠們……快……」孩子沒有緩和的樣子，母親立刻便說別的了：「林，你知道馮媽會作耗子嗎？叫她給……」

他立刻把斷母親的說話。

「我不要耗子。」

「那末 你要一個什麼呢，馮媽什麼 都會作的……」

「不！不！」他發怒了。

時候過得很久了，他爲那門口等着他的小販焦急，他恐怕那有着豐富的貨物的商人會怪他的遲延，並且就要動身，不再等一個要不下錢的孩子了。

「我買洋鞭。」

「呵，還……不到二十五呢，等二十五那天我們還要買大炮，花……」我們不是早就約定好的嗎。

？」

「不！不！」喊着便哭起來。

「你看你的臉，不是去……」

孩子的哭聲大了。

母親的安慰和哄騙失了効力。老女僕走進來了。

「小林，走吧，我帶你去買！」她對主母作了一個手式；母親，領會了她的意思，立刻拿出一厚疊銅子，

「……馮媽帶他去買。要買好的呵，不要哭好。」

他的手也不接受銅子了，老女人替他拿了。

「快走，一會人家便走了！」她狡滑的說。

於是領着嗚咽的孩子出去了。

但是門口什麼也沒有了，孩子以爲商人因不耐動身了，只是失望。于是女僕對他講走過的洋車，行人……

「你看一個騎自行車的來了……你知道自行車嗎，那只要手拿得緊……不歪……就不會摔了，用力抓着……送信的來了……」爲了止住他的微咽，她允許他：「就是母親不許，我也替你買小的洋鞭！……孩子當然應該放炮呵！……不許

再……那賣糖的明天準來，待會也許來呢……那我們就買……不哭了……可是不準買蕨雷子的。」

這樣便過去了。

真好，明天便是年了，毛林已經有許多的他所想的東西，黃烟，一把起火，蕨蕨板糖，洋鞭……真多，還有蒙着金紙的擗炮……他把牠們都放在一個紅色的盒子裏，不久便打開一次察看，並且暗記了牠們的數目和位置，他很想再向母親要一些大的炮，他知道這些對於自己是再沒有去年的事情發生；可是他始終也沒有對母親提議，因為覺得母親是怕這種危險的東西。

明天便是過年的日子，這一天他都非常的忙亂，有時放幾個小炮，但是他不注意這種零碎的燒放，他在計劃明天怎樣把他所有的寶物完全耗盡……直到他躺在牀上也是不安，他很費力的計算和盼望明天的神聖的日子；街上的密密的爆聲有時混入他的想象……但不久他便入睡了。

他作了一個夢：

他和他的同伴阿三在一塊野地上走，那兒有山，有水和牛，和在他父親屋子裏掛的那張大圖上的地方差不多，忽然又下了雪，他覺得很冷；以後

他就跑起來了，接着便發見有一個黑色的東西跟在他的後面。又有東西拌他的腳，他很着急，恐怖，疲乏……

見到一個人羣的地方彷彿有猴子戲，他見看一羣人的中間是一個商人，他的樣子非常的凶惡，但是他賣的東西都是好的玩具，像一種新奇的炮類的東西，他以後見過，也沒有想到過的。忽然他的小同伴也來到他的身旁，他發見那利害的商人是馮媽，于是他跑去拉了她的手……

他看見一個猴子手裏拿一把火，後面跟着他家裏的長毛貓……以後他聽見炮聲，原來那猴子拿着他的紅色的盒子，一面放他的炮一面笑他還不知道彷彿還在和他搭白。他很怕牠也不敢向他要回。後來那猴子對貓說，這些都是牠昨天才買的，于是把一大堆火都放在盒子裏。嘩喇叭啦地都響完了。

他駭醒了，非常着慌，而擔憂……

他起來以後仍是見到猴子拿着他的炮盒；他開了一個櫃子，拿出自己小紅色的寶箱，打開，一點也沒有變樣，什麼也沒有缺少，半塊蔻蔻板糖仍是蓋着一盒摔炮……他安心了。夢魔完全的離了他。

以後他看見外面下了雪，他想：

「我把炮放在雪裏放……」他就笑了。

田 心

出版日期 二十一年七月一日

定價 每月一期 每期六分
半年三角 全年五角
郵費在外

通信處 北平阜成門外中法大學
孔德學院孔德文藝出版部

1234